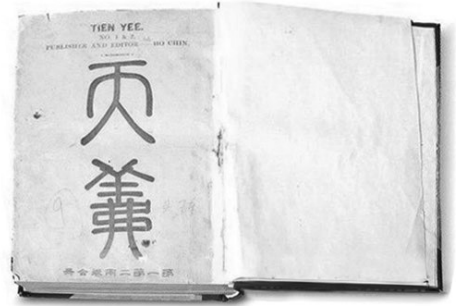


《天义》报的马克思主义亮色



刘师培夫妇1907年6月10日在日本主办的《天义》报

□ 孙建昌

《天义》报于1907年6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是在20世纪初中国兴起赴日留学热潮的大背景下，由一部分旅居日本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该刊起初作为何震等人发起成立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而出版，后很快成为刘师培、张继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天义》报在其刊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9期，刊发文章200余篇，在译介西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同时，积极译介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的译介与传播，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理论价值的推崇和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接受和认同，为《天义》报染上了一抹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亮色。

《天义》报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最值得称道的是“两个第一次”。

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1月15日，《天义》报第15卷“学理”栏刊登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署名“因格尔斯作，民鸣译”。译文开篇说：“此《宣言》者，乃发表共产主义同盟之纲领者也”，与今天的译文“《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在意义上异曲同工。译文最后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因格尔斯序于伦敦”处理原文的署名和落款，是很中国化的表达，也很忠实于原文。需要指出的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成了《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而这个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

在《天义》报刊发的译文中，对这段文字是这样翻译的：

其提案非他，即谓古今各时代，其关系生产、分配者，必有经济上特殊之方法。社会组织因之而生，其政治及文明之历史，亦建设于此基础之上。又依此基础说明，则人类之全历史者，自土地共有之种族社会消灭后，常为阶级斗争之历史，即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对抗之历史也。

《天义》报在刊发这篇译文的时候，在结尾处加编者按予以评介，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一方面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建议把《共产党宣言》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入门之书，可见《天义》报对《共产党宣言》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原文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也就是《共产党宣言》7篇序言中的第一篇。1872年德文版序言阐明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强调对于《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时还提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一篇内涵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该序言完整中译文的发表，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引言和第一章全文。1908年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春季增刊）“译书”栏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引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同时刊发了“申叔”（即刘师培）专门为译文发表所作的《〈共产党宣言〉序》。民鸣译文的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署名“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合著，民鸣译”。译文开篇第一句是“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幽灵”一词，在当时被译为“异物”。译文第一章的标题也不是“资产者与无产者”，而是译作“绅士与平民”，明显移植了日译文的译法。对于第一章的首句则译为：“自古以来，凡一切社会之历史，均阶级斗争之历史也。”而对于第一章末尾体现“两个必然”思想的一段文字则译为：“而其所产出者，即葬瘞己身之具，而授平民以胜利者也。然彼等则欲避无由矣”，虽然与今天的译文相比显得语义晦涩，但通过“葬瘞”“授平民以胜利”“欲避无由”等措辞，还是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思想。

刘师培在为译文所作的《序》中，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还提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译为“困贫之哲学”）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为“英国劳动阶级状态”）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起草并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过程，也谈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历史。刘师培评价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他更进一步指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当然，刘师培在赞美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逻辑出发，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批评，称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新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但这样的批评恰好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实，一种新思想在传播之初，赞美之声固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批评之辞同样可能引发人们的研究兴趣，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以及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彰显自身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

《天义》报作为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一份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刊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不期然而然地在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方面创造了“两个第一次”，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的一件很有意义、很值得玩味和研究的事情。



王濬楼船下益州

□ 袁和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苏东坡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追怀的正是三国时期那场著名的水军大战。后人如此高度评价赤壁之战，不仅因为它是三国鼎立逐步形成的重要“拐点”，也是中国水军舟师、战舰巨舳兴盛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秦汉时代的楼船

秦汉一统后，因多见于在北线与匈奴作战用兵，史家对舟师的辉煌，关注不多。此后，一直到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方才成就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舟师水军大战。

对于赤壁大战之前四百年间的舟师发展，也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秦始皇在位三十几年中，虽然只有十余年的大一统时期，但它秉承商周以来的船舶建造技术，其舟师水军和造船业较前朝历代均有明显进步。《史记》记载，秦昭王时代已有了一种被称为“舩”的“双体船”，即将两船并列相连成为一体。况且，秦王朝能够两次组织庞大舰队，派徐福东渡扶桑求仙，可知其海船建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应该是堪称一流的。

汉朝在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后，船舶建造逐步趋向专业化。这点可从汉武帝那首《秋风辞》中有所领略，“泛楼船兮济汾

河，横中流兮扬素波”，那壮阔场景是何等的壮观啊。在对外战争中，史载：汉代舟师曾一次出动楼船十万，战船千艘。尤其是在西汉王朝开拓南方边疆和镇压叛乱的战争中，对舟兵水师更为倚重。

《史记·南越尉佗传》记述了“楼船”的来历。“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史记·平准书》则说：“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状。”这种高达十余丈，船上分为数层的大船可以在江海通行。在每一层楼的外面都建有高数尺的“女墙”，作为防御敌方弓箭矢石的掩体。女墙上有箭孔，可以向外射箭发弩。楼的四周均用坚硬的木材建成叫“战略”的保护层，或再蒙上生牛皮。两边船舷伸出若干支浆，作为前进的主要动力，舰顶有帆，以借助风势、加快航速。

赤壁之战中的两栖部队

东汉末年，当曹操初步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之后，便组成了“战舰橦楫云集、楼船巨舳连营”的水军舟师，在长江中下游同孙刘联军对峙，著名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

宋人苏东坡用了最轻松的语言描绘了这场以弱胜强的血腥战斗：“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

当然，这一时期水军与步兵之间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赤壁战后发生的袭取荆州的战斗，东吴军队多是采用“上岸击贼，洗足

入船”的样式作战。也就是根据作战需要，水师也可随时投入陆战，这是最早的名副其实的“两栖部队”。

纵观三国鼎立前的战争史，无论是夏商周易代，还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交兵；无论是秦皇扫六合，还是楚汉苦相争、汉武击匈奴，中华帝国战略作战的主战场都是偏于北部，逐鹿中原。赤壁大战带来的重大变化，就是其战略作战的主轴线已不再是东西方向，而是演变为北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的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是递进延伸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

由北向南的战略攻击带来了作战轴线的转移，带来了水军舟师战舰的兴盛与发达。

这时的主战场大多是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区域。而这一带的地形条件多为江河湖泊、沟壑丘陵，完全不适宜擅长于野外驰骋作战的骑兵。客观的战争环境，必然要求南征北战的发动者们，把建造战船、建设舟师、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军事准备的首要任务，着力依靠水军舟师突破江河天险去实施战略进攻。为此，舟师战舰的建造在赤壁大战后勃然兴起，水军自然成为帝国雄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军种。

铁锁横江挡不住的西晋楼船

古代水军舟师的空前发达，准确地讲，始于三国时的孙吴政权。孙吴三世据守江南，苦心维系；天堑长江是东吴对抗曹魏的重要防线。东吴也正是凭依强大的水军，北



读曾国藩日记，你会有一个感觉：这个人特别肯掏心，他这一天干了什么，喜欢哪种东西、讨厌何种行为，开心还是郁闷，写得一清二楚，决不藏着掖着。

曾国藩在为父亲丁忧之前做的是京官，虽然身兼5个部的副部长，但并没有太多事情，每天就是上上朝、吃吃饭、与朋友聊聊天。做了帮办团练大臣，特别是兼任督抚之后，工作量无数倍地增加，天天都是招兵、选将、检查营盘、关注战况、处理嗷嗷、筹集军饷……连大年三十都无法休息。筹集军饷尤伤脑筋。湘军是非经制兵，朝廷不安排经费，一切开销都要自己想办法。湘军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设立厘卡，对过往商人征税；二是要求受益地区掏一部分钱，当年湖南、湖北、江西、上海、江苏、浙江都为曾国藩的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经费。而设立厘卡也好，要求受益地直接提供经费也罢，都要在别人身上割肉，难免受到种种掣肘，有时甚至连好朋友都得罪了，平定太平天国那几年，曾国藩脱了几层皮。

然而，曾国藩有一点很令人敬重，那就是：工作再忙，也不会忘记给自己找点乐子，这“乐子”就是我们常说的业余爱好。曾国藩第一大爱好是读书。曾国藩京官任上和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几乎是天天读书的。比如同治五年三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阅《职官考·侍中省》一篇未毕……二更后温《诗经》，三点睡。”同月廿七日记载：“……阅《职官考》五十页……二更后温柳文数首。”即使是在作战比较激烈的时候，比如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的日记里也有12天记载了自己的读书。

曾国藩也特别喜欢练字。早年做京官时间相对充裕，他的日记里经常有这样的记载：“习‘徙’字五十个，写宣纸字数十个”“习寸多大字一百个”。外放之后事情多了，工作责任重了，没有多少时间练字，除了公务闲暇，偶尔可以“写字一张”。他更多的是将写信当作练字的途径，每日不懈。

将近五十岁时，曾国藩爱上了下围棋。咸丰十年九月，他只有12天读了书，却有19天下了围棋。同治五年，曾国藩受命剿捻，战况并不乐观，他于二、三月的日记里就有好几次战争失利的描写，但他对围棋的兴趣却越来越浓。以前，他跟人下围棋，一天只下一局，只有极个别的日子是两局，到了同



治年间，一般是两局，有时甚至是四局，简直到了无棋不欢的程度。

然而，只要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曾国藩的业余爱好虽然不直接等同于志向、工作，却与志向、工作息息相关，它们客观上有助于曾国藩在灵魂上的成长。曾国藩平生最大的愿望，一是将诗文写好，为子弟树立一个榜样，使他们产生上进心；二是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完人，在社会上获得好评价。要写好诗文，先得看前人如何立意、用笔；想当完人，就必须了解先哲的为人处事，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阅读。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突出，当年秀才考了三次，殿试也只是得了个“同进士”，这是其一生的隐痛，左宗棠曾开玩笑提起他是“同进士”时，曾国藩特别生气。知道自己智力并非优越于人，曾国藩由是一生都重视下“笨功夫”。他觉得练字可以锻炼自己的恒心，于是天天写字。围棋下法复杂多变，既可以磨砺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炼活脑子，作为战争统帅，曾国藩每天的心理压力极大，因此，他选择了围棋作为减压工具。

与芸芸众生不同，真正有思想、有成就的大人物，即使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爱好，往往也不是心血来潮的，而是持之以恒，日渐有成。

于江心，以为江防。岂料晋军以巨筏扫除铁锥，以油船烧熔铁链。楼船直逼建康，吴主孙皓肉袒投降，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这段史实，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有诗歌咏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诗中所谓之“楼船”，尽管始于秦汉时代，但魏晋以后有了新的发展。三国时吴国董袭所督造的五楼船，堪称“巨无霸”式的战舰。西晋王濬所造的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也是规模空前的大型战船。东晋末年，卢循率水军沿长江而下，其中楼船百余艘，“新作八艘艤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晋将刘裕与之抗衡，也“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从中可以窥见楼船在战舰系列中所占的主力地位。

就舟师水军整体来讲，东晋更为强盛。东晋军队出征，经常以水军为主力。如平定桓玄之乱，就是以舟师为三军主力在长江峥嵘洲进行水战，才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水军已俨然成为南朝军队的主力兵种。南朝历次出兵，多以水军为主。如宋文帝元嘉末年（公元453年），北魏南进，宋军水军从采石矶直到暨阳，江面上舰船集结连营，旌旗招展，兵甲鲜明，军容整肃，沿长江绵延达六七百里列阵迎击。

面对强大的南朝水军，以骑兵为主的北朝军队真是一筹莫展，根本无法发挥其野战冲突的战术特长，反落得个铩羽而归。

